



然后，大街小巷地逛去了。……游‘大观园’（一甲级妓女户之名称），她看妓女，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，互相观察，各有所得，一片喜欢。”

作家於梨华则对张爱玲在学校附近小咖啡室吃“冰淇淋苏打”的样子念念不忘：“她说：我要一杯香草冰淇淋苏打，说完对我企盼地望着。高杯冰淇淋苏打来时，她露齿一笑，那神情完全像孩童骤获最切想的玩具一般。她对我看的眼神及吸第一口冰淇淋苏打的神情我也忘不了！”那年，张爱玲已年近50。

说她婉约也好，豪迈也罢，其实总不过是率真。恃才傲物的表象背后，张爱玲活得极真，因此赤子之心常伴。她对于友谊与感情，非但不是清冷，还有超出常人的珍惜。如同她曾评价李叔同、释迦牟尼等的出家：“动人的美男子，惬意的人际关系得来太易，所以过量，所以厌倦与出世思想。正如富人之厌倦。如我，则如一个要为生活最低需求而工作的人，所以能获得惬意的人际关系，就像启示与奇迹，当中更富深意。”

疏于人情，浓于情义

“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，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。”《天才梦》里的这句话，常被当作张爱玲不擅交际、离群索居的依据。然而当我们打开她在美国高校的数次演讲之行，就会从当事人的描述里看到完全不同的张爱玲。

庄信正记得张爱玲在印第安纳大学作有关香港电影的演讲：“她

带英国口音的英语流利而典雅，讲话亦庄亦谐，幽默起来若无其事而又妙语连珠，大家听得入神，有一次还哄堂大笑。”於梨华也记得张在纽约州立大学的演讲：“英文字正音润，十分道地。讲完有人发问，她也十分清晰但又十分简扼地回答。发问之间有冷场时，我坐在台下忐忑不安，她倒神态怡然，毫不窘迫。时间一到，她略点头，即走下台来。”——落落大方，哪有一点像“社恐”？

于是我们才明白，张爱玲所谓的“我最不会交际”“不会跟人周旋”，其实不是不会，是不喜欢。她当然晓得人情世故，别忘了港大求学时期她连拿两个奖学金，“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，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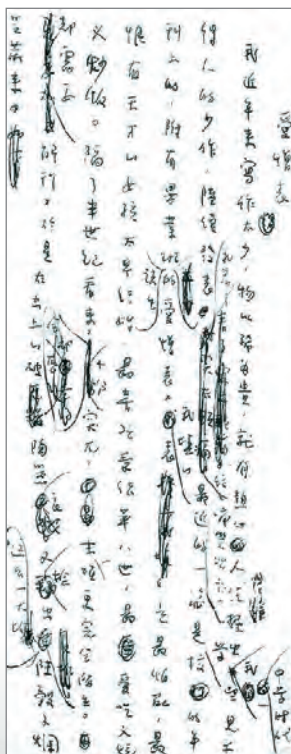
现代心理学已经告诉我们，社恐之所以社恐，不是他们不懂社交规则那一套，反而是太懂得望眼色、看山水，才会在社交中体验到更多的精力消耗，因之不喜。张爱玲有限的社交都是“被逼营业”：“只有非去不可的地方，当作业务去报到。”

这些非去不可的地方，指的大概就是她获得驻校资格的哈佛女校 Radcliffe College、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——她早已经认清：

“女校是 women club 式的”，“我在这里没办法，要常到学院

张爱玲的小说常常取自“听来的故事”，但她对熟人的隐私反而没有兴趣。

下图：张爱玲《爱憎表》草稿。



去陪这些太太们吃饭”；“加州办公处有点像大家庭一样人多，复杂，我去也不过是一年的事。”张爱玲在哈佛女校和伯克利的研究工作都仅仅为期两年。一个作家在异国谋生，最稳定的莫过于获得终身教职，但这个路径对张爱玲显然并不存在。

力不到，不为财。对张爱玲来说，也许是“礼不到，不为才”。纵然才华横溢，对待学术研究任务尽心尽责，但错过了顶头上司的生日宴，也会导致辞退通知翩然而至。哪怕是她推病不见之后，动用小小的权力，暂停给她的样报赠阅。再者说，她想要在美国著书扬名，却也自知从不社交的结果是“认识的美国名作家极少”，书若出版，想请名作家推荐都无从下手。

疏于人情，不混圈子，自然就无所谓人脉，还会因为人情阻碍吃大亏。关于这点，张爱玲知道得很清楚——“我向来得到人的帮助总是从文字上来的，单靠个性从来没有用，这是实话。”她在美国的后半生，为数不多的几个挚友，大都是拜倒于她的文字魅力，交往完全不求回报。但她的个性倒也并不如她自己想象的那样“没有用”，她最信赖的朋友林式同（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），就深深钦佩她这种超脱出群的境界，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晚年生活。

即使是对这些最熟的朋友们，张爱玲也如同她对庄信正所言：“门虽设而常关”，虽然住在同一个城市，但是请他把她当成住在“老鼠洞”里，互不往来为上。张爱玲的小说常常取自“听来的故事”，但她对熟人的隐私反而没有兴趣，她在信中说：